



新鐫易經家訓卷之五

上繫全

古揚 進士 王納諫聖俞甫 纂著

同邑 後學 孫承義從宜甫 校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始於乾坤。而因有貴賤。有剛柔。有吉凶。總歸於變化。此等名物。皆非聖人鑿空所為也。未有易前。色色已備於六合之內。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開眼即見者也。故天以陽健上。浮尊也。地以陰順下。凝卑也。當此天尊地卑時。而易中純陽至健之乾。純陰至順之坤。已先定於此。而不易矣。由此推之。凡乾

此節語意
斷落有次
第要玩始
于乾坤體
之立也終
于變化用
之行也

坤中所有的皆天地中所有的可知。天地中有陰陽之定分，則有卑高，自地與物之卑陳于下，天與物之高陳于上，而易之卦爻外貴而內賤，乘貴而承賤者，卽此已。位列不紊了。天地中有陰陽之常性，不外動靜。凡陽主動而發舒，卽有靜時而動其常。凡陰主靜而收斂，卽有動時而靜其常。自動靜有常而易之卦爻以陽稱剛而常動，以陰稱柔而常靜者，卽此已。決斷不移了。天地有陰陽之淑慝，寓於方物方向也。人心一向於善則善念聚，一向於惡則惡念聚。方以類聚也。物人也。善人與善人群則分於惡，惡人與惡人群則分於善。物以群分也。聚分而善便是吉，聚分而惡便是凶。自有此聚分而易之占決吉凶，卽此已。生

象形俱有
變化

出了天地中皆陰陽則皆陰陽之交錯而寄於象形。其在天如日月星辰之屬皆成其象，其在地如山川動植之屬皆成其形。其間之升沉顯晦流峙榮枯何等出沒無定，是象形皆變化也。自有此象形而易中著策所揲之卦爻其陰變陽陽化陰而妙變化于莫測者，卽此已。顯見了。蓋天地之外無象形，象形之外無變化。可見乾坤之定於天地者亦定於天地之變化，而貴賤之位剛柔之斷吉凶之生皆不出天地變化可識矣。是一部易書已在未有易書之前如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伏羲聖人見天地間原有之易，不過陰陽兩端，其對待之中自

涵變化之妙。是故因而模寫之於書畫。一奇以象陽而稱剛。畫一偶以象陰而稱柔。剛柔既立。變化無窮。於是剛摩於柔而生。太陰少陰。柔摩於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而為四矣。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艮坤。四相摩而為八矣。八卦既成。則不必更相摩。戛而就此八者。迭相推盪。乾兌離震之上。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為三十有二之陽卦。巽坎艮坤之上。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為三十有二之陰卦。而六十四卦成矣。由一變一化。以至於變萬化。皆剛柔自然之妙用。而易之模寫盡矣。非所謂乾坤一定。而貴賤剛柔吉凶。以達於變化。都在其中者乎。

剛柔字畧斷。下一氣說。此聖人作易之序。卽橫置所列者。摩者兩物相摩。漸次生出。在八卦未成之先。盪者只是見成物事。旋相推盪。在八卦已成之後。摩盪卽註所云變化也。伏羲畫卦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何嘗有摩盪之事。二字持借以明其意耳。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聖人既本天地以作易。則俯仰天地間。何者非易理之著見耶。試觀變化之成象。有雷霆之鼓動。一陰陽之搏擊也。有風雨之滋潤。一陰陽之和暢也。日月運行之不息。一陰陽之推遷也。寒暑循環之不已。一陰陽之代謝也。易道陰陽孰謂成象于造化者。非易之顯於象乎。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又觀變化之成形。陽乾道也。陰坤道也。凡人物獨陽不生。獨陰

不成陰陽固未始相離但自其得陽之多則分屬乎乾道其所

成爲男體一而實性動而健也自其得陰之多則分屬乎坤道

其所成爲女體二而虛性靜而順也成男成女一陰陽之所成

也易道陰陽孰謂成形于造化者非易之顯於形乎

此二節承上見易之未作易理具於實體易之既作易理見于實體正所謂與上文相發明也只是明聖人本造化以作易而非私智之所爲也本義易字即變化變化即實體實體即象形成象成形即見於實體見於實體非具於實體也要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夫觀乾坤所成固見聖人之作易不外於造化載觀乾坤之理

又知吾人之體易當本於造化乾天也常操始物之柄以一氣

開物之先而且無一物之始不有以主之也非知大始者乎坤

地也凡乾所開先之物皆承其氣而作養以成就之非作成物

者乎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夫乾知大始若難矣然乾健者也健則動而不滯氣至即行一

始便始更無等待更無留難何易如之坤作成物若煩矣然坤

順者也順則靜而不擾只就乾之所始者醞釀而成就之作非

自作於始外更不加添一分何簡如之乾坤之所以成化者其

妙如此

此與上二節不並重重在此節只要提出易簡二字以見乾坤之理妙於無心以啟下文兼體之意以字輕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

易經家訓

始者始其氣即始其所成者成其形即成其所始是天地之相資以成化者

此易簡着
人身上說
工夫在首
二句下一
氣說去八
个則字甚
緊一易知
便有親可
父一易從
便有功可
大俱主我
而言

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夫惟乾坤有易簡之理。此天地所以為盛德大業之至。而成位於上下者也。吾人受形於天地而位其中。自有具一乾坤者。而可不思以得其理乎。果能法乾之易以存心。一主於理而無艱深險阻之私。則光明洞達。我不示人以難知。而易知者在吾心矣。法坤之簡以處事。一循乎理而無私智穿鑿之擾。則徑直要約。我不示人以難從。而易從者在吾事矣。惟易知則我之所以為心。即人之所以為心。其得人心之同處。皆親也。不必其附已也。惟易從則我以是而成能。人亦各以是而成能。其得人力之同處。皆功也。不必其來助也。夫既有親則因孚契之多而自信。

益篤易之凝于心者。豈不可久。夫既有功則因倡率之廣而錫類以宏簡之擴於事者。豈不可大。久者聖人無息之德也。茲曰可久則執焉復焉而易之本體幾於不息矣。大者聖人無方之業也。茲曰可大則動焉變焉而簡之分量幾於無方矣。非賢人之德業而何。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夫體易簡而至於賢人地位。非無所得於理。而猶未可以言理之自得也。惟由久大而純之。無心於易而易即心。無事於簡而簡即事。我一易簡之我矣。而天下之理得矣。蓋天下之理盡於易簡。易簡之外。無復有理。惟一易則天下之理得之於心。而理

無遺於心。一簡則天下之理得之於事而理無遺於事在天地之易簡非有餘在我之易簡非不足理得至此則天得此易之理以成天之位於上地得此簡之理以成地之位於下而吾亦得此易簡之理以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矣。聖人之與天地相似者此也。特止於賢而已乎。

天下只一箇理。理只一箇易簡。故易簡卽理得。不可說易簡了。將盡天下之理自我得之也。如此是易簡之外。又有理了。天下字不重。成位者以位於天地之中皆人也。必如此方能成箇人之位而無愧於人也。如參贊等語俱不切。

通章只乾坤易簡四字。易一乾坤也。乾坤一易簡也。前四節見易書之易。卽天地之易。後四節見天地之易。卽人身之易。學者當求易理於天地。又當求天地之易於吾身。斯爲深於易矣。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伏羲本剛柔立象而畫卦吉凶之理寓矣。文周聖人以觀象自得者有幾。使不將吉凶闡明。民用何由前乎。於是取所畫之卦。就畱析出而陳設之。統觀其象於內外。貞悔之間。因其象物宜於一定者而繫辭焉。以明其吉自吉。凶自凶。析觀其象於承乘比應之際。因其象物宜於靡定者而繫辭以明其吉向凶。凶向吉。吉凶旣明。庶玩辭者明於趨避而民行濟矣。

此節重繫辭二字。象字包全體一節。所該甚廣大。旨不外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辭之明吉凶者。明此而已。辭中有占吉凶中有

悔吝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夫辭因象繫而象因變生。乃變化又從剛柔相推而生。蓋易中卦爻只是剛柔兩畫。二者却非膠於一定。剛進之極柔以時推去之。則陽或化陰而化生。究且不獨剛為柔推。而化生之後又有繼化而生者在。柔退之極剛以時推去之。則陰或變陽而變生。究且不獨柔為剛推。而變生之後又有繼變而生者在。惟剛柔相推不已。變化相生不窮。則消息在卦。當否在爻。象之象物宜者無不備。而吉凶悔吝亦無不寓矣。聖人所以觀之而繫辭者。非本於是哉。

相推。即是變化生。無兩層。推是自內推出外底意思。不是有兩物對待而相推盪也。如陽窮於九。自然有箇八隨其後而來。陰窮於六。自然有箇七隨其後而來。就如推出的一般。上節言辭作而占在其中。此節言變生而象在其中。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夫由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者觀之。則知易一辭占也。辭占一象變也。其模寫人事之紛紜。而闡發造化之精蘊。曾不有要其極者乎。是故看來辭之吉凶。就是人得失的象。未有得而不吉。失而不凶者也。看來辭之悔吝。就是人憂虞的象。未有憂而不悔。虞而不吝者也。蓋聖人作易時。因卦爻有得失憂虞之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故今據辭而觀。則詞之吉凶悔吝。豈非人事得失憂虞之象。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二字。緊頂上來。該下節。悔吝不外于吉凶。乃吉凶之介也。憂而惕厲。則有悔虞。而安肆則有吝象字。與下象字俱相似之意。

又觀剛柔所生之變化。則柔變趨剛者氣機退極而進之象也。剛化趨柔者氣機進極而退之象也。既變而剛即陽明用事而晝之象也。既化而柔即陰晦用事而夜之象也。其剛柔變化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九六迭用。是六爻之動也。此豈可以進退晝夜之象言乎。却是三極之道。下一太極也。而天地人各得之。為三極。天兼陰陽立極。地兼剛柔立極。人兼仁義立極。何極非道。何道非動。今觀動於五上。非天道陰陽之迭運乎。觀動於三四。非人道仁義之時措乎。觀動於初二。非地道剛柔之錯居乎。蓋道之動在爻。則爻之動即道。以道觀爻。而剛柔變化。其妙無窮矣。

進退者造化之消息。剛柔之未定者也。晝夜者造化之幽明。剛柔之已成者也。三極者造化之至理。剛柔之至妙者也。六爻非道。六爻之動為道。蓋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兼陰陽。陰陽有變化。非動非靜。而妙乎動靜之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今看六爻之變化。即是這箇道理。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觀此則知聖人之觀象而繫者。皆觀道之動而繫。而吉凶悔吝皆緣道而決。可知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夫觀易卦六爻之動。既是三極之道。即此卦爻之序列。處分明皆道。之昭陳次第。燦然有終身居之。而不能外者。即此卦爻之繫辭。處分明皆道。之闡發義理。瑩然有終身玩之。而不能盡者。是故君子身所居守而安適。不遷者在易。剛柔變化之序。心所愛樂而潛玩不釋者。在爻。吉凶悔吝之辭。躬行心得。只是一箇

是故字緊頂三極之道。居安者循之而便。故安非是則不安。樂玩者味之。而永故樂非是則不樂。

易道

居安非繩趨墨守之謂。只是左來右去。不泥定卦爻之迹。而却做得恰好。至當。渾是卦爻中至變而不變之矩。爻辭何獨樂玩。以卦辭之義。悉闡于六爻。一爻自為一義。其員轉推移周流活潑處。不啻烟雲過目。頃刻萬狀。若以隨時從道之心。思潛會暗想。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要知易之序。即著於辭之中。而詞之所以可玩。以其皆序之所在也。稱重玩辭邊。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惟君子身心不外乎易。是故動靜不間其功。方居而未卜筮。則觀其全體一節之象。而於吉凶悔吝之辭。緣象而繫者。又玩之以探其由。及動而卜筮。則觀其剛柔所值之變。而於吉凶所示之占。因變而決者。又玩之以審其趨。惟動而觀變。玩占。則平日

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於化裁推行之際。而惟其易之所指矣。夫易即天也。君子由居而動。須臾不離乎易。即須臾不違乎天。其動之合天處。皆天之默祐處。有吉而已。何不利之有。體易至此。則安居樂玩之功已純。而三極之道。不在六爻。而在君子矣。其於聖人明吉凶之教。庶無負乎。

通章重六爻之動二句。前數節說聖人觀象之動。以繫辭闡明此道也。後數節說君子玩辭以妙象之動。體會此道也。作易與學易俱重辭上。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是故字。頂居安樂。玩來象即。變也。辭即。占也未筮。則為象辭。既筮則為。變也。四。其字俱指。卦爻居之。觀玩緊觀。玩之動之。觀玩則指。求卦所得。看言也。

易六畫備而成卦六位分而為爻凡卦下有象辭象者何言乎
 聖人觀象而繫彖辭彖正言乎其象耳舉奇偶純雜內外消長
 之形像乎物之宜者莫不統言之以示人者也凡爻下有爻辭
 爻者何言乎聖人觀變而繫爻辭爻正言乎其變耳舉隱顯貴
 賤當否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莫不析言之以示人者也

此節分言卦爻之辭之通例象在全體渾淪明白故以象歸之
 彖象非無變也變在逐節隨時可見故以變歸之爻爻非無象
 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爻所言不外乎吉凶悔吝无咎之辭辭曰吉凶者以象變之
 中時位所值不同時消而位不當者為失失則從逆而凶時息

此節合言
 卦爻之辭
 之通例善
 補過善字
 作能字看
 是卦爻中
 所能也

而位當者為得得則惠迪而吉凡吉凶所言皆言失得耳辭曰
 悔吝者以象變之中剛柔雜居得失相半有向於得猶未甚得
 而尚有小疵者則自艾而悔生有向於失猶未甚失而已有小
 疵者則招尤而吝生凡悔吝所言皆言其小疵耳辭曰无咎者
 以象變之中或時位未善才德未純而因以致咎者是過也然
 其間容有一節之善能畱回更改而補救之則不終於過而咎
 可無矣凡稱无咎皆其善補過者耳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
 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由卦爻辭之所言者觀之是故易有貴賤其分而列之不相混

此二節有
 說不必申

承上五句。聖人當初只是看得易中通例。有如此。又有如此。的逐項數。出原非有。意爲文。故只須散散。講去不用。牽連及分。截亦通。但。是故二字。看來沒着。落了。還要。頂上說來。方妥。五存。字明明與。上五言字。相應。其言。乎卦交中。者已悉。則其存具于。卦交中而。覺入者亦。无不悉。如此看。則不必逐句牽。合而脈絡。未嘗不貫。且通意便。於作文。

消者何存存乎變所成之位統言爻位外貴而內賤也折言爻位乘貴而承賤也不越位之上下而貴賤自列矣易有大小其類而齊之無有雜亂者何存存乎象所立之卦卦有陰爲主者其道私其類慝小也卦有陽爲主者其道公其類淑大也不出卦之健順而小大自齊矣爻列貴賤卦齊小大其間錯綜更迭則有吉凶其所以辨其吉自吉凶自凶者何存存乎卦爻明得失之辭蓋吉凶有理而無形非辭不著卦有辭而卦之吉凶辨爻有辭而爻之吉凶辨惟有辨吉凶之辭而吉凶判然矣故辭有悔吝辨于吉凶之間者也易一遇悔吝則憂之憂者危懼之意惟恐其不悔而取吝也而果何存乎存乎介蓋易中陰陽消

息之間剛柔當否之際必有其介介即天理人欲分別路頭乃小疵所由以有无者於此憂之則必遏惡萌充善端而悔吝可免矣蓋悔吝是一念初萌可以向吉凶之微處而介又是悔吝之微處故憂必在此方去悔吝辭有无咎辨於轉凶爲吉之後者也易一遇无咎則必震之震者悚動之意惟恐其不激昂奮發以免咎也而果何存乎存乎悔蓋易中時位既極之餘理勢既窮之際必有悔機悔即良心幾息復見時節乃過所由以補緝者於此震之則必懲創深舍喆勇而咎可无矣蓋人心非去其愧怍難言无咎而悔正此心之愧悟真切不容少自安者故震必在此乃能无咎易卦爻之辭之所存者莫不如此

列貴賤二句稍斷。是引起下三句者。句句俱在易上看。介在事先憂亦憂之於先。悔在事後震亦震之於後。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節是總收上文之意。卦有小大所謂象也。辭有險易所謂象也。辭各指所之所謂象。象言乎象也。而爻言乎變。可推而知矣。

合上文卦爻之辭。觀之而知其非有二旨也。是故卦分陰陽。則陽為大陰為小。辭辨吉凶。悔吝无咎。則凶吝為險吉悔无咎為易。然而辭非外于卦也。辭也者。各指出卦之所之耳。卦之小者情之所之。回互而艱深。何等樣險。則辭因示以險。卦之大者情之所之。坦夷而明白。何等樣易。則辭因示以易。是各指其所之也。如因其失得而指之以吉凶。因其小疵而指之以悔吝。因其善補過而指之以无咎。使人憂之於介。震之於悔。可以有吉无凶。日由乎易。而不入險途。此聖人繫辭之意。所以惓惓也。故曰

聖人之情見乎辭。

通章重辭。上說彖辭言乎象。爻辭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辭。繫而卦爻之精闡矣。要之聖人繫辭。其言吉凶甚辨。其憂惕人最深。其震動人最切。其指人以所之之路最明。總之欲人趨吉而歸之。无咎耳。一章書只辨吉凶。一句足以繫其旨。指其所之。即辨之以示人處。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莫大於天地之道。苟非與之準。不免有空缺處。有鶻突處。安能倖地彌綸。今觀易書。則與天地準。故於天地之道。為能彌之綸。

之外。面包羅得盡。而其中一一脈絡不紊。也是在天地。此道在易亦此道。易道與天地準如此。其大何如。

首句虛說。彌綸正其準也。天地之道不外下面。理性命中事。此且泛以陰陽渾渾講。天地一陰陽也。易道陰陽者也。故其兼陰兼陽者。統貫天地之道而無遺。且其間分陰分陽者。又辨析天地之道而不紊。彌綸如此。乃見準齊。非謂準則也。彌包綸外。綸在彌中。二字分不得。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惟易道彌綸天地。亦惟聖人體會易道。試言聖人以易窮理之事。理不外於陰陽。自陰陽之顯晦。言曰幽明。自陰陽之聚散。言曰死生。自陰陽之屈伸。言曰鬼神。此理之微妙難知者也。而聖

人悉知之。何以故哉。惟聖人以心之易。仰觀經緯之天文。俯察一定之地理。則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也。所以幽者。陽變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所以明者。陰變陽也。幽明之故。有不洞於聖心者乎。又以心之易。推原人物之始。何自而始。就從始處。反轉看人物之終。何爲而終。則知始之生也。氣聚而生。陰變陽也。終之死也。氣散而死。陽變陰也。死生之說。有不晰於聖心者乎。又以心之易。觀其陰精陽氣。凝聚而成物。復魂游魄降。變而爲無物。則知物者。乃自無而有。神之來而伸也。陰變陽也。變者。乃自有而無。鬼之往而屈也。陽變陰也。鬼神之情狀。有不昭於聖心者乎。蓋天地之道。其彌綸於易

者原彌綸於聖心故隨觸隨窮其知之精到如此

節內三知字即在觀察等中無兩層三故字見知之有原原于聖心之契易也死生單就人物說鬼神就造化槩言之是人物所以死生者生是死之起頭處死是生之盡頭處理本一而非二原始即所以反終也死生之理渺茫難知有終日言之而不盡者故曰說陰陽之精氣凝聚是魄而其靈變處是魂魂魄合為物也游者魂漸漸散去無所不之魂既游則魄亦降故言游魂以該之變者氣消精竭也鬼神似無而有似有而無單言情不得單言狀不得必着情狀二字方足以寫鬼神之奧玩中庸視之而不見一節便知情狀之謂其合幽明死生鬼神而兼知便是能彌天地之道其分幽明死生鬼神而各知便是能綸

天地之道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試言聖人以易盡性之事人性所自來與天地原是一理性未

此節各句要一氣說知周二句合說仁智非淺也但重在外樂天二句分說仁智非深也但重在內無非悉聖人盡仁智之妙處其實仁無二仁智無二智內與外未始不相根也

盡便與天地不相似便有遠矣聖人體易理之彌綸天地者於一身則性盡矣與天地豈不相似惟相似故立此參彼毫無違悖也何也天地一仁智聖人之所自盡者亦一仁智但見萬物散殊於天下聖人於萬物之隱微及利病處無不畢照知何周也而周知所到即有道以宏濟之一一處置得所則智之實見處皆仁之實用處何嘗過於空虛故不過天下事有不可以執常法行者聖人權度其輕重而委曲員通不膠一定是旁行也旁行易流溢於理外然此特於難行處少為轉移雖權而實不離乎經也謂旁行亦正行可也何嘗流於變詐而失其常哉夫周物旁行聖心之智深矣而試究其深入之心其於天命之當

然者常樂而融之無入不得而於命數之適然者又知而俟之
 毫無所眩則得深見定曠然天游之心順受無累曷見有可憂
 者足以動其中乎道濟不流聖心之仁篤矣而試究其篤至之
 心則安土敦乎仁凡人不安土則到處自擇便利而私意間隔
 仁便不敦聖人隨寓而安不知有土不知有彼此之可擇只是
 一點大公無我之心在在不忘若有以培而植之者是安土即
 敦乎仁也仁外無愛而仁之肫懇若此則滿腔慈祥自注民物
 無論其愛之及與不及而其能愛者無不裕矣智至此謂之神
 智可也仁至此謂之安仁可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聖人之與
 天地相似不違者此也斯為體易盡性之極功乎

其合仁智而兼盡是謂能彌天地之道
 其分仁智而各盡是謂能綸天地之道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
 神無方而易無體

命是理性之源頭至
 是窮盡之
 極致本義
 幽明死生
 鬼神非晝
 夜其道乃
 晝夜之道
 也凡聚散
 屈伸旋轉
 不窮者皆
 為晝夜晝
 夜字指得
 其廣非直

試言聖人以易至命之事道在天地間其氣則為化命之流行
 也其形則為萬物命之賦予也其運則為晝夜之道命之循環
 也總之不外於陰陽而其實彌綸於易惟聖人之體易者能至
 之天地之化豈有過處但一氣渾淪而無別似有過聖人以易
 範圍之如治曆明時體國經野一一辨其未辨使各有節而不
 過乎中焉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
 範匡郭是已萬物之形總總不齊多不能自成聖人以易曲成

指晝夜言也。道字與通知字俱分不得。晝夜神即其所以為易。易即其所以為神。亦非二也。範圍處即曲成處。通知之道總不外天地萬物之中。

之立教養定法制舉物之或大或小。有知無知皆一一委曲成。就若其所固有而毫無遺缺焉。如幽明死生鬼神之理。其互根而迭運者。一晝夜循環之道。聖人以易通知之。若明也。生也。神也不特知其為晝之道。而且知其為夜之因。如幽也。死也。鬼也。不特知其為夜之道。而且知其為晝之因。蓋道本貫通。聖人亦以陰陽合德之見。與之通融默契。非徒聞見之知而已也。夫天地之與萬物。晝夜皆命也。其主之者神乎。其無方乎其運之者易乎。其無體乎。茲聖人範圍之而曲成之。而通知之。則命至矣。故見聖人主宰之神。一命之主宰乎。或在此。或在彼。無在而無不在也。何方所之。可執乎。見聖心運用之易。一命之運行乎。或為此。或為彼。無為而無不為也。何形體之。可拘乎。用易至命如此。而所謂窮理盡性者。要其止矣。

其合範圍曲成通知而兼到。是謂能彌天地之道。其分範圍曲成通知而各到。是謂能綸天地之道。

通章首節贊易道之大。惟易道大。故聖人窮理盡性至命。莫不用易。窮理便盡性。窮理盡性。便至命。要看得融貫。節節以天地為主。次節是知天地。三節是似天地。末節是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是聖人之易。所以彌綸天地者也。要知聖人用易。非用易書。聖人一身皆易。即無用不是易。其窮之盡之至之者。皆用之也。用字即體字。無工夫。聖人窮理盡性至命。其道何等大。而皆不外於易。信乎易與天地準。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何謂也。一太極之運用也。太極從動靜生陰陽。是一而二。實二而一者也。故以陰陽分言之。則非道。惟一陰而一陽。則動靜無端。循環不已。兩者渾而為一。一者還而相禪。太極本然之妙。常運行於天地間矣。非道而何。

此句乃一章之總下節。皆申明此意。陰陽氣也。指氣為道。全在一字上見。一則迭運靡窮。便是生氣。即便生理。如以陰陽兩端求之。則氣滯而理亦息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以天命之流行。賦予明一陰一陽之道。陰陽流行。初無斷絕。

之實非二也。繼之成之。就是一陰一陽善性。就是道。

曰繼所謂靜之終動之始也。此時全是天命本然。渾淪純粹。毫無夾雜。豈不是善。及陰陽流行。凝聚而成質。曰成人物受此善去。各成箇性。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所謂各正性命是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以人之氣稟。明一陰一陽之道。由繼善而成性。君子之道。原是完全不偏的。原是仁智合一的。但纔落氣質。便有偏全。纔有偏全。便分仁智。仁者稟陽之流動處。多見。遂滯於陽。只見得此流動處。便謂道在於此。若以仁外無道。不自知其偏於仁。亦不知此不足以盡道也。智者稟陰之貞靜處。多見。遂滯於陰。只見

得此貞靜處便謂道在於此若以智外無道不自知其偏於智亦不知此不足以盡道也。至百姓得陰陽之駁雜者日用此仁智而不著不察不知有仁安知仁中之智不知有智安知智中之仁且併仁智之見而無之矣夫仁知之偏於道如此百姓之蔽於道又如此無怪乎君子仁智合一之道日用而不離者之鮮能於天下乎然而一陰一陽之道得之善斯成性者卒未始不全也

仁者知者併見之謂之俱是聖人據其偏處而擬度之若他自知其為仁智自以仁知名道則亦曉得偏了見之二之字指仁智謂之二之字指道二見字一不知字皆是落成性之後者若原繼善之初自有真見自有真不知真見之中無所不見真不知之中無有不知矣惟君子之道得之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仁三句
一氣說勿
斷下本上
而贊之也
顯仁二句
以仁字為
主不與聖
人同憂非
抑聖人借
聖人以形
容天地之
為至也盛
大處便是
至時說兩
層未妙

此與下節以化機出入明一陰一陽之道天地以生物為心一仁而已此仁蓋迭運於陰陽間者方氣機之動而陽也自無而有其種種發生之仁顯著於外而不可掩及氣機之靜而陰也自有而無其仁之發生而為用者收藏於內而不可窺顯即顯其所藏藏即藏其所顯是化機一出一入之妙也而萬物之出於機入於機者孰不由此而鼓之乎抑豈有心以鼓之而與聖人同其憂者乎蓋聖人生成萬民終不免有心做去安能無憂乃天地之鼓物特一氣互為顯藏有不得不然而亦不知其所以然者則其德業當何如蓋顯仁非德德之發也仁一顯而萬

物以出而且出之以無心即外以探其中其德之盛也有極其盛而不可量者矣藏用非業業之本也用一藏而萬物以入而且入之以無心由積而計其發其業之大也有極其大而不可限者矣蓋仁以不勞而顯斯為造物之至仁用以不宰而藏斯為玄工之妙用語德業盛大之至者非天地其誰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節是申解上文德業之至緊緊接說正以發明迭運之意而見一陰一陽之道在

出在外日日增新此雖不復言德而即此以探其所積決然是根本盛大的所以直謂之盛德蓋造化無無體之用亦無無用之體故按內可以知外按外可以知內而德業互根自是如此

生生之謂易

造化無不全也

舊講云陰極生陽則陰易而為陽矣陽極生陰則陽易而為陰矣此只說了生字而生生字未透則易字亦未透本義其變無窮何以解耶當云易者陰陽之變而陰陽則生生者也陰靜之極陽必繼之是陽若從陰生也而陽極又復生陰陽動之極陰必繼之是陰若從陽生也而陰極又復生陽只管循環不已而所謂變易無窮者在是矣

易經家言 卷之五 十一
此一句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一大關鍵處。專就本節論兼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看上文則繼成之相乘。仁知之相用。德業之相根。若看下文則法象之相禪。占事之相因。陰陽之不測。總不出於生生之易。而生生即一陰一陽也。易即道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以生物明一陰一陽之道。物初生時。胚胎始露。朕兆方萌。非有非無。僅成箇彷彿之象。此則氣之所凝。輕清而未形。屬乎陽者也。不謂之乾乎。及到物既生矣。形日形色日色。呈效出許多法來。儘詳密可見。此則形之已具。重濁而有迹。屬乎陰者。也不謂之坤乎。

成象即乾效法即坤。乾坤指物之微著而言。象之成即成那法之象。法之效即效那象之法。亦生生之易見於物者也。道也。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占在事前
屬陽事在
占後屬陰
亦生生之
易見于事
者也道也

此以人事明一陰一陽之道。事方來而未定向。則抱尸問易。究極陰陽老少之數。求卦爻之所值。而因以知未來之吉凶。此則決疑通志於未事之先者也。不謂之占乎。及占既審。於是據吉凶之報。以趨以避。而員通於事變紛紜之際。此則定業成務於既占之後者也。不謂之事乎。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而觀之。天地間無非陰陽也。非判然二物也。陰在陽亦在。不得測其為陰。陽在陰亦在。不得測其為陽。其妙陰陽而為言者乎。所謂神無方者。此也。所謂神不可知者。此也。豈非一陰一陽者。固如是之不測。而道之至妙至妙者。固如是之神。

哉

此句是總結上文而贊道之妙也。與首句相應。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即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有神也。

通章只首一句便了。其性善仁知德業易乾坤占事不過是一陰一陽之道。隨在得名而總一神之所貫耳。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易何書也。其載理處非若他書之少停聚而隘規模者比也。其廣矣而中之含蓄無涯。其大矣而外之包括無盡乎。何以言之。易道一陰陽。陰陽遍事物。以言乎遠則雖千載六合之遙而

首句虛合下三句是形容廣大的樣子重未句

易無不到。孰可得而限禦乎。以言乎邇則雖瞬息几席之間而易無不具。奚待安排而後咸正不偏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夫天所覆以下地所載以上。其間精粗巨細何所不有。易則無精無粗。無巨無細。而物物各足焉。又安有不備者乎。易之廣大如此。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易之所以廣大者何從生哉。從乾坤來者也。夫乾坤天地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乾嘗大生矣。而何以大生。若此當靜與坤別時。只此生物一心。何等的專。及以此靜專者而動與坤交。生機流行。更無停待。更無屈撓。何其直也。直則乾一之

氣沛然行乎坤兩之中。而瀰漫包羅。毫無空缺。乾之大不以是而生乎。坤嘗廣生矣。而何以廣生若此。當靜與乾別時。許多生意收斂無遺。何等的翕。及以此靜翕者。而動與乾交。化機旁達。萬戶千門。豁然無壅。何其闢也。闢則坤兩之中。擴然受乎乾一之氣。而順承虛納。毫無漏滲。坤之廣不以是而生乎。乾坤之廣大如此。易正所以模寫之者也。其廣大有由矣。

乾坤直作天地看。大生廣生。俱在動上見得。然動根於靜。故自靜說起。兩生字字定在乾坤上說。然要在乾坤生理上說。方與本文是以大生是以廣生受此。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廣大既原於天地。則還而質之天地。有不相似者乎。易合靜與動。以備天地間理。即天地合靜與動。以生天地間物。均之乎無不包。而無不有也。故曰配。將見廣大中有變通。則配天地間之四時。四時寒極則變而通之。以暑。暑極則變而通之。以寒。而易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者。似之矣。廣大中有陰陽之義。則配天地間之日月。日秉陽精。而司明於晝。月秉陰精。而司明於夜。而易之卦爻。以剛稱陽之義。以柔稱陰之義者。似之矣。廣大中。又有易簡之善。則配天地間人之至德。至德者。以健存心。至易而不難。以順處事。至簡而不煩者也。而易之卦爻。健而稱易。有坦夷明白之善。順而稱簡。有要約徑直之善。者似之矣。總之一易之廣大配天地也。而所謂遠不禦。邇靜正備。

於天地之間者正在於此故曰夫易廣矣大矣

此節正明廣大之實四句皆要頂乾坤上來其義乃貫廣大生於乾坤之動變通生於乾坤之交乾陽也坤陰也乾易也坤簡也。以首句為主下皆發盡首句之蘊配非配合相似意也配四時以陰陽流行者言配日月以陰陽對待者言稱陰稱陽便是義易簡便是善

通章首句畧斷下言易之廣大塞乎天地次推易之廣大本於天地末詳易之廣大配乎天地以廣大為綱以陰陽為骨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人多小視吾易不知是易之理至易至簡實至精至粹殆極其至而無以加焉者乎何以見其至也夫易不特民咸用之亦不特君子學之而已也語德業崇廣莫過於聖人而易乃聖人所以崇之廣之者也蓋德起於知識見稍不高明德何能崇業基於禮踐履稍不篤實業何能廣聖人窮易理於心則識見日契玄關超然象數之表知豈不崇聖人循易理於身則踐履都靠日用上做去切近精懇禮豈不卑然其崇非有未至也易理本乎天而聖人窮易以為崇無一理不在洞察直與天之高明一般若有所效之而然也其崇何如然其卑亦非有未至也易理本乎地而聖人循易以為卑無一理涉於虛浮直與地之厚載一般若有所法之而然也其卑何如

天地句輕
承上以起
下也義即
道中條理
二字不可
分

易之至處在聖人崇廣上見。蓋德業之至。無如聖人。而一本於易。則易之至。可知。智禮是見成。知行名目。其自然之工夫。在本義窮循二字。效法字。亦不着力。不過形容其崇卑之至耳。只足上意。不重崇。乃本體靈明之境。非高遠而無著者。卑乃現前平坦之途。亦神化之所寓。都理無兩在。其知禮所就。亦是合一的。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夫聖人知禮崇卑效法天地。則其德業崇廣之妙。不有可言者乎。試觀天地設位於上下。其間陰陽變化。無不流行於其中矣。聖人知崇如天。禮卑如地。則其性之見成的。自是存之又存。不見有蔽。錮浮蕩時節。凡性中率之斯為道行而宜之。之謂義者。千變萬化。有不從此出者耶。蓋天地位有常設而易行乎其中。天地設位之外無易也。聖人性有常存而道義行乎其中。聖人成性之外。又安有道義乎。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就此存存之得於心者。日向上去。則為德崇。就此存存之見於事者。日克拓去。則為業廣。然皆由用易得之信乎。易者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易其至矣乎。

通章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為主。夫聖人句是大綱。自知崇到末。乃詳聖人以易崇廣處。見易之所以為至。全要看得融貫。知禮是工夫。名目德業是知禮所成就。成性是德業根原。道義是成性中所具。夫人莫不有是成性。惟知禮之功未至。則成性何由存存。道義何自而出。道義無自而出。則德何由崇。業何由廣乎。此二節相貫處。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易有六十四卦之象何以謂之象天下莫非賾也人誰不見而

不見所以賾之理猶不見也羲皇聖人其心常一一則有以見

之謂天下許多物賾總不越陰陽之變化故將畫卦時先以至

賾者在心上比度一番看陽的形容如何陰的形容如何又於

陰陽中擬度其純雜為如何而物宜審矣於是畫卦以象之卦

之純竒純偶者象純陽純陰之物宜卦之雜竒雜偶者象雜陽

雜陰之物宜擬其可象象其所擬曾有出於聖人之所見者乎

夫物宜未象賾在天下物宜既象天下之賾卦畫若有肖似之

者然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

吉凶是故謂之爻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何以謂之爻天下莫非動也人誰不見而

不見所以動之理猶不見也周公聖人其心常定定則有以見

之謂天下許多動作莫不有典常不易之理故將繫爻時先觀

會通以行其典禮大凡事變不一每關眾理如不於眾理會聚

處參酌只見得一偏如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碍如何可行故

於動中統觀其理之所會者何在又於會中觀其通者何在而

隨把那通處立箇常法以為天下萬世推行之準夫欲使典禮

也其下節
顯明以見
字要玩二
其字俱指
賾言物宜
者天下之
物各有所
宜也此擬
字下觀字
俱有力

常行於人。則爻位當。而循此典禮者。則繫辭以斷其吉。爻位不當。而悖此典禮者。則繫辭以斷其凶。觀其所斷。斷其所行。亦曾有出於聖人之所見者乎。夫辭未繫。動在天下。辭既繫。天下之動。若有倣效之者。然是故謂之爻。

會通。會中之通也。通便是典禮。但據事理之可行曰通。據聖人立箇可常行之法曰典禮。非有二也。典常也。禮即天則之不可易者亦常也。以行其典禮以通而立常行之典禮也。行是員轉不拘。根通字意講方妙。此節重繫辭句。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夫聖人見天下之賾而立象。是真能言天下之至。賾矣。賾若可厭。惡然而物宜之象。一本於陰陽之理。理含於賾。則意味深長。可玩而不可厭矣。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爻。是真能言天下之

至動矣。動若可紊。亂然而吉凶之斷。惟觀其會通之理。理一於

動。則隨事各當。可守而不可亂矣。

此節是贊爻象之妙。以見其可用也。不可惡亂。就在至賾至動兩至字中討出。蓋賾之至處。即有至簡者。存動之至處。便有至定者存。所以不可惡亂。上言字是無言之言。下言字是有言之言。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象爻之不可惡且亂如此。則吾人言動變化之理備矣。可不擬議於斯乎。故言不敢遽言也。必比度於易而後言。由象辭以明言之理。又由變占以決言之機。再三參擬。少不當於所宜所通者。弗言也。動不敢遽動也。必商確於易而後動。由象辭以明動之理。又由變占以決動之機。再三議論。少不協於所宜所通。

者弗動也。蓋未嘗執象爻而一一求合。而我之精神與易之隨時從道者。已融會於意言象數之表。將惟其語默任其作止。無不各當其可。而變化成矣。擬議至此。則言動皆易。而所謂不可惡且亂者。其不成於象爻而成於吾身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試以中孚二爻論之。鳴鶴在陰云云。見感通繫於誠也。然感通莫大於言行。得無誠乎。吾知九重四海。勢雖懸隔。而人總一心。心總一真。故君子居其室。皇堂之中。幽獨隱微。可謂邇矣。如出其言。根於實心。而善也。雖千里之外。可必其應而信之矣。况其邇者乎。非應吾以言。應吾以心也。如出其言。非本於實心。而不善也。雖千里之外。可必其違而不信也。况其邇者乎。非違吾以言。違吾以心也。於此可見。言聲於心。特出乎居室之身耳。即加乎千里之民。而罔不屬耳焉。行之基於言者。特發於居室之邇耳。即見乎千里之遠。而罔不屬目焉。言行其君子之樞機乎。樞機一動。而戶斯闢。機一動。而矢斯發。言行一動。而即加民見遠。其感通迅速處。真不容頃刻停留也。故樞機一發。而善乎遠。

近隨應之而榮榮若外至而致此榮者則樞機之善主之也樞
 機一發而不善乎遠近隨違之而辱辱若外來而召此辱者則
 樞機之不善主之也由此主究之則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寧
 外言行哉善則天地之仁愛由之不善則天地之譴責由之蓋
 人與天地原是一理故不出一念誠偽而天地視聽於民之視
 聽可決矣夫以居室言行其動至於如此可不於出身發適之
 間兢兢戒慎而以中孚之善為主乎言行之當擬議也明矣

此節重在誠心上言行皆本於心而召榮辱動天地只在心之
 相通上論君子居室二段已盡大吉言出乎身以下緊承此一
 氣說下直到動天地處語脉俱打二則字來可不慎乎斷是總
 承言出乎身四句且渾渾說至言行君子三句方發出速意併
 善惡意主字要玩謂榮辱在外誰得加我惟善則榮惟不善則
 辱其主實在我也言行動天地非另說感通之大只本民心即

天意上究極言之以見言行之不可不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試以同人九五論之其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語同也吾於君
 子之道見之君子之道顯於迹而原於心者也如以迹論或有
 出而仕者或有處而隱者或有默而訥者或有語而吐者二人
 應用之迹若不同矣乃其隨時應用之心曷嘗有不同哉出非
 以通為心也處非以固為心也語非以辨為心也默非以忍為
 心也其中正之孚深信篤而盡化形迹毫無間隔者真若利刀
 之斷金然夫人惟心之不同發出言來便生齟齬其心既同則

出處語默
 均是君子
 之道非指
 其道之異
 也道之乘
 時位而出
 者其員通
 固如此耳
 道根於心
 故言同道
 者必歸之
 同心如時
 講道不同
 而心同謬

我之言彼覺其有味彼之言我覺其有味即各談出處各談語
 默油然若出一口而相投相入不猶蘭之馨而足以襲鼻者乎
 同心之妙至此則外之應迹總歸於一心心一而道亦無不一
 矣乃所以為君子擬議此爻者當求君子之同可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
 矣

上慎字是
 慎畏下慎
 字是慎持
 夫茅之為
 物薄比一
 念過慎而

用可重比
 一念能過
 慎則萬全
 賴之此句
 宜玩

者也故用茅如斯耳夫茅之為物豈不微薄似無甚關繫而用
 以藉物則可以表敬慎之心而獲安寧之福所繫詎不重乎哉
 惟其用之可重是以君子重藉茅之術也誠重斯術而慎守之
 一念兢惕已至益至即以是往而濟過則時過可反於平勢過
 可轉於安矣何所失乎蓋失每生於防閑之疎畧况時當大過
 而慎心少不周到便有所失故必用藉茅方法乃可免患焉耳
 擬議此爻者當知留慎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
 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試以謙九三論之其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善居功也蓋君子

易經家訓
 卷之五
 三十一

之處功名與常人之處功名不同勞於王事矣且勞而有成功
 矣而不誇伐於人而不任德於已此豈淺薄之士所可幾乎其
 器識高遠其度量恢弘不惟厚而且厚之至者也茲三之勞謙
 正語其以功下人而不伐且德耳果何心哉其心蓋曰吾性有
 德德要於盛而苟未直造聖神地位非盛也德而可不欲盛乎
 而又安能以極其盛乎吾身有禮禮協於恭而苟未盡化倨慢
 氣習非恭也禮而可不欲恭乎而又安能以底於恭乎此其念
 念常期有餘而念念常若不足心之謙虛若此此其所以下人
 也然亦其厚之至者第知有謙第知致吾恭耳而孰知位之常
 存於此乎蓋論三之心知有謙且不知有勞何知有位而論謙
 之理心愈卑位愈尊光而功自難泯君子之勞謙有終也不誣
 矣擬議於斯爰者可不好謙乎

勞而不伐三句且虛說下方指本爻什之德指勞功禮指不伐
 不德者非是二言字最難體認與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的心
 思一般講中語可玩一節
 重此二句勞謙便是致恭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試以節初九論之其曰不出戶庭无咎蓋言慎也而人之最當
 慎密者何慎以防亂也乃亂之生也多是言語不密以為階梯
 如君為臣謀而不密其言被害賢忌能者必投隙而中傷其臣
 矣非自失臣乎如臣為君謀而不密其言彼小人必行讒間於

則言語則
 字見亂不
 自他生下
 三則字亦
 緊幾事句
 泛言未句
 根上說

君前而禍反及其身矣。非自失身乎。至於幾事則利害伏於隱微。成敗繫於毫忽。尤不可輕洩者。乃不密其言。則人之憚其不便而惡其成功者。必乘其幾而破之矣。非自害其成乎。夫失臣失身害成皆亂也。而俱階于言之不密。是以君子鑒此。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爻者可不慎言乎。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作易者其知盜之情乎。於解六三知之。其曰負且乘致寇至。蓋言負也者。是小人無德者所擔負之事也。乘也者。乃有德君子

論取曰奪
中辭曰伐

所御之器也。乘之不載於小人。明矣。若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處非其據。適啟謀利者覬踰之心。盜思奪之矣。所以然者。由小人而乘。則上慢君而不忠。下暴民而不仁。隙自我開。謀利者得執之以爲辭。而盜思伐之矣。是奪與伐。雖在盜實由小人有以誨之也。猶慢其藏。所以誨人盜。冶其容。所以誨人淫。而於人何尤。易曰云正言六三無德而據位。猶宜負而乘。則盜寇之至。由已招之也。此作易者所以爲知盜也。非知奪伐之盜。其知教奪伐者之盜乎。擬議此爻者。當度德而居位矣。

通章重擬議以成其變化一句。上數節引起此句。下數節發明此句。總是見象爻有妙用。而人當用之以體其變化之妙。下七

條俱是舉甚切而有關係者言之。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天。六地。七天。八地。九地。十

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人知爲河圖的數不知其爲天地之數且不知其何者爲天何者爲地故夫子逐一指點區別示人謂圖數非圖數也天地之數也積陽成象者非天乎其數主奇圖之一奇數也故屬天積陰成形者非地乎其數主偶圖之二偶數也故屬地由是而三而五而七以極於九皆奇也則皆天也由是而四而六而八以極於十皆

偶也則皆地也河圖具天地之數如此

天地間只是一氣流行本無一二三四等項數目第其自微而著自清而濁皆陰陽自然之節根總不出奇偶之次第故夫子分屬若此細看來天地之數只止於五其六七八九十不過一二三四五之下半截耳又究竟五只在一二三四中三四又在一二中二又在一之中一之祖曰無而已此節見圖數即造化下面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全在於此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夫天地之數既在河圖則天地之功用又曾有外於此數者乎故一三五七九以奇屬天是天之數有五也二四六八十以偶屬地是地之數有五也五數在圖原有定位五數即五位也夫豈天自天地自地哉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先

後秩然陰陽各得其分何相得也而相得之中自是有合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陰得陽以爲偶而不患獨陰不生陽得陰以爲偶而不患獨陽不成兩相配合之用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以天數之合乎地者細數積起看則二十有五以地數之合乎天者細數積起看則三十以天與地相合之數細數積起看大凡五十有五舉天地之五數至此全備無遺矣夫以天地之全數而不出相得有合之內則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孰非此數以爲之乎天地間五行之生成爲變化而變化中之屈伸爲鬼神非有兩物數何以成而行之也變化只是箇陰陽陰陽只是箇奇偶河圖之奇偶有合就是陰陽之變合一三五之生水木土陽之變也而六八十之陰則化而成之二四之生火金陰之化也而七九之陽則變而成之變生於天者化成於地化生於地者變成於天變化不於此數而成乎鬼神亦只是箇陰陽陰陽亦只是箇奇偶畚之奇偶變化就是鬼神之屈伸統言之二三四五之生者一神之來而伸六七八九十之成者一鬼之往而屈錯言之其方生方成者爲神之來而伸其既生既成者爲鬼之往而屈鬼神不於此數而行乎畚之全數妙造化之全功者如此

此與上節當作一片渾淪看河圖只是箇自一至十之數上節分屬天地已明盡了此節只把此數分來一看積來一看宛然天地間之變化鬼神所在也自是而五十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畚中衍出可見畚者易之祖

也。此節雖有分積二段。其實下一段只申解上意。初非兩層。蓋天數五。地數五。已該五十有五之數。下但積言之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已是成變化行鬼神了。下但明言之耳。非天五地五之外。又有五十有五之數。而相得有合。然後去成變化行鬼神也。有合只在相得中。抽出行鬼神只在成變化中。抽出本。文兩而字自見。此所以成變化句。只重此所以三字。蓋陰陽奇偶之外無變化。變化生成之外無鬼神。鬼神即五行之所以生成。而為主宰。處成變化是這數。行鬼神亦是這數也。變化何以曰成鬼神。何以曰行。變化在陰陽其盈虛消息之機。又驗於物生之榮悴。故於變化上着箇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迭運而莫可端倪者。故於鬼神上着箇行字。要知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既在相得有合中。當初聖人就該接說必積言五十有五之數。然後說到此。所以句者何也。為下文尸數張本。故全舉之耳。又要知五行本數。只是一二三四五。以序而生。水火木金土。其六七八九十。乃是生數之副耳。蓋成即成其所生者也。何為自天一生水起。蓋天地之數。先其輕清。以及其重濁。故五行之質。亦有微著之漸。水質至微。故居先。一與六。數之最清者也。故一變六化。而生成乎水火質漸著。故次水二與七。數之次清者也。故二化七變。而生成乎火木質則著。而實矣。故次火三與八。數之清濁相半者也。故三變八化。而生成乎木金質則實。而固矣。故次木四與九。數之次濁者也。故四化九變。而生成乎金土則質之最實大者也。故居中。五與十。數之最濁者也。故五變十化。而生成乎土。

以上二節總是發明天地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夫畱數既具造化之全功。聖人之著數。寧不本於是耶。尸策之數有五十矣。何從而起。河畱中官有五與十之數。五者生數之極也。故以為衍母。十者成數之極也。故以為衍子。以母而衍乎子。布筭推積之衍。其一則為小衍。一箇五行。一箇十五者。皆衍則為大衍。五箇五。各衍一箇十。而為五十矣。是尸策五十之數。蓋自河畱中官來也。夫衍此數。將以用此數也。其用以筮則虛。

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何也數生於一就五十之內又以一爲宗有一之不用而後四十有九者無所不用由是以四十有九之莢分置左右兩手左爲而象天之位乎上右爲而象地之位乎下是兩儀之對待也從而取右手一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乎人處天地之中仰參乎天俯兩乎地也是三才之並峙也既掛一矣兩手未知其盈縮也先以左手之策四四數之於先復以右手之策四四數之於後是揲四以象四時乎揲有定數猶時有定紀也既揲四矣左右皆有奇零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都歸而扞之左手二三指之間其象積日成月之閏乎蓋歸奇而多寡有所稽猶置閏而氣候有所齊也然而扞必以再者何蓋一歲之間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三歲則多三十六日除三十日成閏余六日合下二歲所余二十四日合三十日又爲一閏是爲五歲再閏則前之日無余矣然後於五歲外別起積分以爲後閏之始惟其曆法如是故尸之揲也方其揲左既一扞矣及其揲右又一扞焉則前之策無余矣然後於五者之外別起一掛以爲後變之端也筮法之再扞卽曆法之再閏此其所爲象閏乎此何以故兩與三四時與閏莫非變化鬼神之神機畝數能成變化而行鬼神故用之四十有九而無往不象也用亦妙矣哉

此節首句是大衍之數下是揲尸之法起數必就中宮衍者畝自中起意也中居五者以五數之祖也五千五行爲土于五常

為信。故數自五起。理當如此。凡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中原涵箇十。箇之中五。原自該五十。故聖人之衍法。亦因之。取象非聖人有心象之數。自相符如此。歸劫。已涵初劫。再劫。象閏已涵初閏。再閏。上猶渾言之。下特申明之。非兩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夫四十有九之用。不特分揲掛劫。策各有準。即過揲余策。亦有準者。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九陽數也。揲尸三變之末。凡四為奇。余三奇則九為老陽之爻。其過揲之策亦四九三十六。以三十有六之策。總計乾六爻。得二百一十有六。太陰居四。而連六六陰數也。揲尸三變之末。凡八為偶。余三偶則六為老陰之爻。其過揲之策亦四六二十四。以二十有四之策。總計坤六

爻。得百四十。有四合乾坤策數。凡三百有六十。而與期之日。適當焉。雖期之日。未必盡三百六十。而三百六十。其凡也。二老之策。準之。則謂策之揲為四時行可也。其妙何如。二少亦然。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試以二篇過揲之策言之。凡陽皆乾。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有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皆坤。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以二十有四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總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焉。雖物數未必盡合。而萬有其多。乃其常也。二篇之策。準之。謂策之揲為百物生可也。其妙何如。總之。當期當物。亦四十有九之用。當之。而無非變化鬼神之所為。

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夫筮法既合於造化則其用之求卦其始末有可言矣是故卦始於易而易何自成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計經營於戶策凡四則參伍之法有據多寡之數可稽或五與四而成其一變之奇或九與八而成其一變之偶前變已周而後變可以更端矣不其成易乎自是成易不已積之以七十二營計之以十有八變則貞悔以全內外以備六十四卦中之一卦於此乎成矣。八卦而小成

夫十有八變固成卦矣然成卦之序自下而上不有小成之卦

何以爲卦之大成哉方其九變之時三畫已具或乾兌離震或巽坎艮坤八卦中得一卦矣斯則貞已立而悔尚未備始已原而終猶未要是小成也而所以成卦者非自此因重乎哉

此乃補足上文成卦之意二條只重一變字成易者一變也成卦者十八變也小成者九變也非變之漸底於成而何以成卦乎下引伸二節只是究極變占之用耳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卦既成則六爻具矣其間定有變動可考而知也於是因爻以求變則有此卦卽有此變或變在於動動固可變也或變在於靜靜亦可變也引其變之端而展伸之則變雖止於一卦而卽此通彼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矣因變以極變則同此卦卽

同此變均是動之變動皆可通也均是靜之變靜皆可通也觸其變之類而充長之則卦雖止於六十有四而比例靡窮諸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矣考變至此則員神之用易貢之宜無一毫遺漏而吉凶貞勝盡於斯趨避大業藏於斯天下人之能事豈不畢乎

引伸觸類非有兩層只是緣其一卦之變而愈推愈極之也能字卽百姓與能之能畢者具能事之理不可遽作成務說本義以爲動靜之動靜非必是變者爲動不變者爲靜蓋變與動不同變有在於動者亦有在於靜者蓋以所值之卦變爲動而非所值者爲靜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酌酢可與祐神矣

夫以尸卦之盡變而畢能事則其功用之妙當何如吉凶人共趨避如大路然曰道趨吉避凶人同得之行事曰德行道常合於微矣惟因變而有所值之辭則得失之報明而吉凶昭然示人矣德行易滯於迹也惟因變而有所值之數則動靜之機決而趨避令人不知矣非神德行乎惟易之顯且神者如此是故能使天下通達事變不迷惑於應感若明爲應對能使天下奮發精神不委靡於出入若默爲贊助豈不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哉尸變之功用至此此能事所由畢也

顯道之中自神德行可與酌酢自可與祐神不可作兩層看與者以也祐神助人神之所不及舊作代鬼神還未妙顯處神處可與處俱在易上說不屬人自四營成易至此節總是言求卦之法以及變占之用而亦皆有得於變化鬼神之妙者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此是總上文而嘆數法之神非徒要人知也作一句讀玩全章語意天地邊原輕不過遡易數法之原耳故此變化字神字斷該在易上說但要打天地來方為完到

合而觀之。大衍之數與揲尸求卦之法。其本於天地而與天地相符。合者無非一變化之道。無非一神之所為也。人惟不知其為變化。便不知其為神耳。有能因數以識其所以數。由小衍大衍而成五十數。何等變化。因法而識其所以法。由四營至十有八變。而引伸觸類。法何等變化。其於變化之道。已默契無間矣。則知變非人為之變。自有不容不變者。即變即神也。則知化非人為之化。自有不容不化者。即化即神也。以數之行還行。以數之十還十。以法之營還營。以法之變還變。所為陰陽老少進退離合者。聖人為之。聖人不得而為之也。其知神之所為乎。蓋變化之外無神。故知變化。即知神也。知其為神。而數法之在易者。其天地間之至妙至妙者歟。

通章詳叙數法。全把變化二字作骨。言河圖之數。具造化之功。用是固極其變化了。至衍河圖中宮之數。而為揲尸之數。則有四營。又有十有八變。有引伸。有觸類。所以畢天下之能事。而有功於神人者。豈不極變化之至乎。故總舉而贊之。總是欲天下萬世揲尸求卦者。擬議以成變化。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開聖人之獨智。聖人因圖以作易。所以成天地之全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聖人道之會也。欲以其道告之天下，而因以其道洩之易書。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自易有聖道，而民用攸賴。自易有聖道四，而民用以周。四者何辭？占象變是已。辭者，聖人本道而繫之。是議事之定論也。故人欲以言而商議其事者，崇尚其辭，尚其所為淺深詳畧，曲中不越者也。變者，聖人本道而裁之。是圖事之員機也。故人欲以動圖度其事者，崇尚其變，尚其所為卷舒進退，屢遷不拘者也。象者，聖人本道而擬之。是制事之成矩也。故人欲以裁制於心，令事有成績，曰制器則崇尚其象，尚其所為陰陽老少一定不易者也。占者，聖人本道而決之。是臨事之確見也。故人欲以決擇於心，令事無兩可，曰卜筮則崇尚其占，尚其所為吉凶得失斷然不二者也。是聖人之道四，所以有之於易而濟民行者如此。

四以字不必添入用易二字尚者尊尚而取法也俱在言動制器卜筮之前言者繫論事體辭乃占之所繫示者也卜筮者事到面前欲決趨避占乃辭之已決者也動者器之未定變亦象之未成者也器者動之已成象亦變之已定者也言動制器卜筮語意有次第作一事串看自明言講論其事也動欲處其事也制器欲成其事也卜筮是審其事之吉凶而趨避之也總之歸於尚占蓋占不但為辭之已決而變與象亦決於此尚占不但有以決其言而動與制器亦決於此故下三節皆以占言不可不知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惟聖人之辭占當尚也是以君子將有為於一身將有行於天

下而來物之隱於中者未即悉知也。於是抱尸問易而求卦爻之辭之決者以擬議而處所爲所行之事其易之辭以顯道占以剖疑者隨所問之命而隨受之其應人之速如嚮之應聲者然無論所問之事遠而時地遼廓近而時地現前幽而造化鬼神之不易明深而人情物理之不易測其間未來吉凶之故遂一一指點明白以開問者之迷何其受命而遂知也。一至於此亦由辭占之理上窮天道下析民故極精確而毫釐不差極精密而幾微不漏其存體應用稽實待虛處真精之至而無以加耳。向非天下之至精將何以待問而輒受命將何以隨受而輒周知彼來物難窮必有窒而不通語而不詳者矣。孰能若此之嚮應而無不到哉。惟至精在辭占君子以言以上筮而將有爲有行者所必尚也。

是以二字頂上來貫下節。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然者其機寂而未然而將然則離於寂而已向於動有已然者其機顯而將然而猶未必然則涉於顯而尚屬於微。故須問易其受命也。三句一氣讀遂知在易上說。此節是言辭占之應用而贊其妙。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當問焉以言之時。四營成易所謂變也。乃多寡所由辨而不可不審者。於是參伍法先而各數其左右之所歸後而總數其先後之所扞則或爲九與八之多或爲五與四之寡而其

變明矣。迨三變成爻，必有其數。乃純雜所由定而不可不審者。於是錯綜法將三變歸奇之策，分布之而爲三一左一右之不紊，總挈之而爲一一低一昂之有序，則或爲奇偶之純，或爲奇偶之雜，而其數明矣。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而未成爻也；通之三變而皆此參伍，天地之文遂成於通變中矣。何也？天地之文不過陰陽老少而已，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不宛然天經地緯，燦然而成章乎？錯綜其數，特一爻而未成卦也。極之十有八變而皆此錯綜，天下之象遂定於極數中矣。何也？天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而已，數既極則或變者爲動，不變者爲靜，或不變者爲動，變者爲靜，不宛然事物之象一定而不易乎？若此者，由象變在易，具員神之德，妙屢遷之機，活潑流通，毫無凝滯。其變至矣，故能爲多爲少，爲奇爲偶，爲老爲少，爲動爲靜，莫測其端。惟變所適也，使非至變則變拘於變，無庸參伍。數局於數，無庸錯綜。何以一通一極而文遂成象，遂定之若此哉？惟至變在象變，此君子以動以制器者，必尚之也。

此節是推象變所由著而贊其妙也。揲尸本無參伍錯綜之法，不過借參伍字以見先後考覈之意，借錯綜字以明一分一合之意，無非謹審耳。錯綜卽錯綜，那參伍的始以三變歸奇之策，合左右手而交互之，以叙其奇偶。此錯之義也。奇偶既明，乃總而挈之，觀陰陽之低昂而定其爲七八九六，此綜之義也。低昂猶言上下也。變卽數之未定數，卽變之已成。錯綜其數以既成七八九六之數言，通其變主三次之方變者言，亦自有別。且上重參五錯綜，下重成文定象，義各有主。天地之文就指陰陽老少之畫言，天下之象就指卦爻動靜之象言，非模擬之謂。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辭占至精象變至變總易之至精至變也然孰非神之所爲乎凡物有心便不免思慮營爲易固無心者也何思也亦何爲也當問未感之時第寂然不動已耳辭占象變隱其機來物文象合其朕及一感則受命如嚮而來物遂知通變極數而文象遂顯若是其通天下之故焉無寂之非感而卒不見其有心於感無感之非寂而遂不見其有心於寂是何無思無爲之妙一至此哉以易之至精至變處皆至神也惟至神則精之中又含精焉而精之所通者無方變之中又包變焉而變之所通者無體故能以寂而妙天下之感耳向非天下之至神則無淪於無有滯於有安能寂而通之若此耶

此節重一神字乃極言精變自然之妙非精變之外又有神也上二節遂字中已有神字意在此特發明之無思無爲正是寂體寂正是感通之原感通是易之神處而無思無爲又是易之所以神處要體認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重聖人所
以四字

夫易何以至精至變而至神也聖人爲之也來物隱於未形何等深聖心至精使神而明之不忍以言以上筮者之昧也乃於卦爻之下繫辭決占使吉凶悔吝其報明深者究極之而淺矣辭占非聖人所以極深者乎文象判於毫釐何等幾聖心至變已神而晰之不忍以動以制噐者之迷也乃於尸策之中定象

易經家言 卷之五 四三
裁變使老少動靜其幾剖几者研窮之而著矣象變非聖人所
以研幾者乎夫易惟是聖人之極深而研幾此易所以精而神
變而神也

此節是翻案提撥語首說易有聖人之道却就人之所尚說到
易道之至精至變至神則所謂易有聖人之道者無可見得於
此復緊一提撥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見易
非聖人不能作所以說易有聖人之道以應開首之語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夫辭占爲聖人之極深則辭占一深矣象變爲聖人之研幾則
象變一幾矣深與幾皆出於自然深幾一神矣惟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蓋志之未通必有深求而不得其解者深既自聖人

極出則吉凶明而天下之迷者開矣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蓋務之弗成必有幾事之眩於兩可者幾既自聖人研出則從
違決而天下之怠者奮矣惟神也故深一極而志遂通聖人不
知其所以通天下天下亦不知志何爲而通也幾一研而務遂
成聖人不知其所以成天下天下亦不知務何爲而成也豈待
疾而後速行而後至哉

此緊承上節以申明前三節之意深即天下至精而上文遂知
來物正是通志也幾即天下至變而上文成文定象正是成務
也神即精變之至妙而上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是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也神本無疾亦無速無行亦無至只是形容其通
志成務處不假絲毫智
力耳句句俱重聖人說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由此觀之。則吾所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非他有所謂也。正謂此辭占之極深。而神於通志者。一聖心之神。示其精也。象變之研幾。而神於成務者。一聖心之神。示其變也。假非聖人之道。則易道之有四。而爲人所尚者。從何來哉。信乎聖人作易之功大矣。

通章首節言易有聖人之道。中三節詳人之所尚。以明聖道之妙。後三節又申結其所以爲聖人之道。以辭占象變爲繡。以神字爲骨。見易道之前民用者。不外於辭占象變。而總之皆聖人之神之所爲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夫易始於先天。畫卦終於後天。繫辭書更三聖。必有所爲而果何爲者也。爲民用計耳。用之開物。恐人之迷於吉凶。而得告吉。失告凶。一一開發之用。之成務。恐事之眩於趨避。而吉使趨。凶使避。一一成就之用。之冒天下之道。凡吉凶爲物理之自然。趨避爲事理之當然者。一一覆冒於卦爻之中。如此乎爲萬古啟群蒙。如此乎爲萬古濟民行。如此乎爲萬古闡斯道。其用蓋無不盡矣。易之所爲如斯而已者也。豈曰小補之哉。夫惟易之所爲在天下。是故聖人因易可以開物也。制卜筮俾衆心曉然於

吉凶而不阻於所向志通矣。因易可以成務也。制上筮俾群動
盡然於趨避而不挫於所爲業定矣。因易可以冒道也。制上筮
俾或吉或凶無不決於心以趨以避無不決於事疑斷矣。惟易
可以爲天下。聖人因之以爲天下。惟聖人有以爲天下。而易之
所以爲天下者。益無窮矣。

此節是言作易之用。冒道雖頂上說。所該甚廣。如斯句言其用之所關係者。重味本文。天下字可見。上筮定到聖人處。方用三以字。正指上筮斷疑承冒道者。凡道理有未周全。則應用必難盡善。如何決得天下之疑。易既冒天下之道。則隨問隨答。何疑不剖。爲字還作用字說。爲妥。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夫作易之用。雖周於天下。而作易之本。實具於聖心。是故上筮必假著以成卦。爻矣。方尸之揲也。其奇偶老少進退離合處。流轉不滯。而兩在不測。尸之德非員而神乎。及看尸所得之卦。則貞悔具備。得失並陳。確乎不易。而昭然不爽。卦之德非方以知乎。及看卦所生之爻。則隨位當否。隨時消息。各以一節變易告人。六爻之義。非易以貢乎。凡此皆易之妙也。而聖心已先具之矣。聖心原自潔清。何曾用易洗心。第其心通而不滯。範而不過。虛而能應。萬理盡澄。一私不染。若以此三者洗濯其心。然此心愈淨。盡愈收斂。其退而藏也。凝神而神不役。含智而知不庸。淵

然邃密誰能窺之想其德合天地鬼神。心涵宇宙民物。民所患
 者吉凶而聖人隱隱與同吉惟患其不即凶惟患其或罹故其
 聞吉凶有先兆曰來以退藏之神知之來固不測而聖心之神
 亦不測也其可以前知者然也吉凶之一定曰往以退藏之智
 藏之往固有定理而聖心之知亦有定見也其自有素蓄者然
 也此皆與民同患之心一洗心宥密中之自靈自徹其員神一
 尸而非用尸也其方知一卦而非用卦也聖心之易其妙至此
 夫孰能與於此哉惟古之聖人聰明不假耳目睿知不假心思
 猶神武不用殺伐者始能洗心退藏而神知一尸卦爻之理耳
 則作易以教天下者寧不本於是乎

首三句是引起語指言易理見聖人心易有如此者。一德字以
 統體言義字乃德中之條件俱不重三句俱在下筮上看員神
 是方揲未定時也員便神方便知易是各爻所值不同貢是獻
 出與人聖人以此洗心只是言其心自有此理以此字不着力
 退藏以下正言洗心之妙不可分動靜吉凶與民同患三句俱
 退藏中自有的同患還是以民之患為患即上通志定業斷疑
 之心也知藏是知藏其同患者要知患只是患箇來何以兼箇
 往任天下吉凶之來不出已往之理故說箇來又說箇往任天
 下吉凶之難知皆本之此心退藏之知故說知來又說箇藏往
 往與來非二事知來即藏往非二知也句句俱在聖心未用之
 易上說至下節方是見之於用耳古之聰明二句暗指伏羲正
 証洗心之人也聰明睿知總是神知二字總是所洗之心聖人
 只言神知不言易貢者以易
 貢之理不出神知之外耳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惟聖人有心易之神智是以自然上明天道之消息而契吉凶

之原下察民故之攻取而洞吉凶之迹夫天道明則知尸龜洩造化之精而可爲民用民故察則知民生迷於日用而宜開其先於是因尸與筮因龜與卜使民先事而知吉凶明趨避亦得以與神知之用也。然而聖人未嘗不自用之平日無念不誠敬而於此卜筮之時尤一念湛然純一而齋肅然警惕而戒以考其吉凶之占將見誠益精明益至而此心之德所謂神明不測者如鬼神之知來矣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聖心神知之德而用卜筮以神明其德者又聖人之不自以爲神智也夫以聖人而亦藉神物以前用則其所以前民用者當何如。

此節正是聖人作易以通志定業斷疑之實是以字承上洗心來聖人齋戒句作心易說者犯重卽考定占法之說亦未妥斷

以聖人用易言爲是神明二字是虛字其德德字正洗心心字乃聖人之神明也神明其德者猶大學所謂明其明德也註鬼

神字正指尸龜言。

是故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試以與神物而前民用之始末言之是故造化以一氣爲生生之戶而動靜分焉時乎靜而氣機收歛如戶斯闔陰之事也不謂之坤乎時乎動而氣機發舒如戶斯闢陽之事也不謂之乾乎一闔矣而闢繼焉一闢矣而闔繼焉其一歲交接處陰陽更換不謂之變乎闔往而闢來焉闢往而闔來焉其陰陽變易處

此節乃指出聖人所出與神物而前民用之事在之器截上只是原神物所由生輕叙過下正是聖人

興之以前
民也。重在
下二句。圖
闢變通見
象形器使
入便是民
故制用使
是興神物
利用咸用
則民用前
矣

萬古不窮不謂之通乎乾坤變通而物生矣其始生也自無中
之初萌而爲見影嚮彷彿之間輕清而未形也象也其既生也
自見中之已著而爲形象貌詳密之狀一定而不易也器也乃
象器之中獨得乾坤變通之精粹而爲物最神者非尸龜耶員
神包孕真可興之以前民用也聖人則於尸制爲四營之法而
用之以筮於龜制爲五行之兆而用之以上神道設教永示天
下萬世之法守此法一立就是出入之度利用出而民之出者
咸用之利用入而民之入者咸用之無論貴賤賢愚皆由於其
法安於其利有日用而不知誰之所爲者非神而何蓋惟其爲
物神故其用亦神而聖心制用之神又與斯民共之矣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夫聖人作易既興神物以妙其用矣然有體方有用使非畫卦
以立體而神物之用又何以行乎是故儀象八卦皆陰陽之變
所謂易也易固生生不窮矣然有生不生者必有所以生生者以
主宰貫徹於其中非太極乎太極者是箇渾淪極至的道理裏
面包涵陰陽剛柔奇偶無所不有所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
形容已具而其理無朕者也易惟有此太極是以太極動而生
陽聖人畫一奇以象陽儀靜而生陰聖人畫一偶以象陰儀兩
儀之生生於太極矣自是陽儀之上加一奇一偶而太陽少陰

之象生陰儀之上加一奇一偶而太陰少陽之象生四象生矣
孰非太極之所生乎自是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爲
乾兌離震少陽太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爲巽坎艮坤八卦
生矣孰非太極之所生乎由是八卦而因重之六十四卦皆不
外於八卦也其間時有消息位有當否雖未明言吉凶而淑慝
之機已默定矣吉凶既定則得失憂虞之故可爲利用出入之
資大業雖未做出而發生之端已由此啟矣夫亦孰非太極之
定之生之乎信乎易有太極則無所不有而所以立十筮之體
者神矣

兩節言卦所由成而用無不具以見尸龜之用非此不神也其
重易有太極一句下一氣說去只到主大業任皆太極中自然

有的易是易書太極亦是易中之太極非泛言造化之理卦爻
之理卽太極也儀者儀形象者模象卦掛以示人也前節三牛
字在畫卦時說後節生字在卦已成時說定
吉凶卽通志生大業卽定業俱就卦中說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
賾索隱鈞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
龜。

此節專是
替尸龜功
用之大造
化人事特
借以形容
之法象卽
天地下做
証明是象

夫卦成而尸龜之用可行矣乃其用之行於天下豈小哉是故
語成象之大者莫大於天之無不覆幬語效法之大者莫大於
地之無不持載四時之革變之大者其往來不窮通之大者變
通孰大於四時乎懸象於上而其明之昭著莫掩者孰大於日

之明不平
物與器有
別物是生
成的器則
聖人以意
用與爲天
下利一例
看凡人于
事有疑心
則不肯向
前做不疑
則自然往
不得故定
吉凶則必
成豐慶一
事說

月乎造化之功用如此語祿位之崇高者莫大於富有天下貴
爲天子語備見成之物因其材質以致之於用盡人官之能創
立成器以利天下之民則莫大乎聖人惟聖人極耳目心思之
巧通民情世故之煩始能盡制作以利天下及後世也人事之
功用如此而尸龜可知已故贖也隱也深也遠也皆卦爻中所
具而吉凶攸寓者乃若探其贖焉於理之紛紜難定者探而討
之究竟以歸於一索其隱焉於事機潛伏未露者索而求之以
洩其秘藏根於理數而未可窺測者深也則鈞取出來使淺而
易見千里之外千百載之後不可以逆料者遠也則致而推極
之使近而易知於以明得失之報而吉定其吉凶定其凶使天

下無不通之志因以鼓進退之機而豐豐趨吉豐豐避凶使天
下無不定之業則無有大於尸龜者尸一筮而八卦之象著龜
一卜而五行之兆明其定吉凶也不二其成豐豐也盡神而一
切他術不足以擬之矣是尸龜之功用其真參天地配四時並
日月與富貴同尊與聖人合德者乎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夫有卦爻以立其體有尸龜以大其用作易之事備矣然豈聖
人之強作哉是故易有卜筮焉因而有變化有吉凶而本之爻
有卦爻皆天始之而聖人終之也尸具員神之德天生植物之

神者也。龜具五行之兆，天生動物之神者也。卜筮之理，天已開之矣。故聖人因尸而則之，以制筮；用之四十有九，以成陰陽老少之畫。因龜而則之，以制卜；鑽之七十有二，以驗兩霽蒙驛克之兆。卜筮不由神物而興乎？卜筮中有變化，非無自也。天地設位，其間氣化物理，無非陰陽變化之所為。聖人特效之於尸而九六迭用，效之於卦而剛柔相推耳。變化不由天地而生乎？卜筮所值，有吉凶，非無自也。天垂日月星辰之象，其間盈虧順逆，有休徵而見吉者，有咎徵而見凶者。聖人特象之於卦爻間，而得者斷其吉，失者斷其凶耳。吉凶不因天之所見而生乎？至於卦爻，又卜筮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也。亦何自而成哉？自天不愛道，龍馬負圖出於河，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數之體也。自地不愛寶，神龜載書出於洛，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總之，皆易理也。聖人則圖而用摩盪變化之法，其所為儀象八卦者已備。則書而用縱橫交錯之法，其所為儀象八卦者亦符。蓋易只是箇陰陽圖書，亦只是箇陰陽本陰陽以作易，卽是則圖書以作易，孰謂圖書之出非聖人作易之大原乎？

此節是言聖人作易之由。乃卜筮之原頭也。以天生神物二句為主。下皆承卜筮說，不得泛言也。末聖人則之不必兼叙籌說。蓋圖書相為表裏，則書亦則圖也。重在易上為是。舊云則圖以畫卦始之，以太極終之，以八卦莫非衍圖之數，則書以叙籌始之以五行終之，以福極莫非衍書之數，備記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夫三人本造化以作易孰非以前民用哉。揲尸求卦之後有陰陽老少之四象何以哉。所以示人所值之卦爻也。全體皆少則占本卦全體皆老則占之卦老者為主則占動爻少者為主則占靜爻。曉然指天下知用所值耳。所值卦爻各有所繫之辭。彖辭告人以全體之象也。爻辭告人以一節之變也。所以告之者蓋甚明矣。辭之所告不外於吉凶。而吉凶則有一定不易者。吉則斷其必當趨也。凶則斷其必當避也。所以斷之者蓋甚決矣。夫象不足而有辭。辭不足而有吉凶。示不已而有告。告不已而有斷。聖人前民用之心。何惓惓哉。至此而易之開物成務。貫道聖人之所以通志定業斷疑者。無餘蘊矣。

通章只重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一句。此句以前是引起此句以後是發明總之聖人作易本於洗心原於造化而用於天下無非神之所爲也。神智神物盡神三神字。看得貫洽。方得此章之脉。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易大有上九爻辭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豈其無當天心而

易經家訓 卷之五 五十三
倖致哉明於祐之義而可知已夫祐之云者有所助之之謂也。而天之所以助人主者安在。必其當大有之世而一念順理不拂。默契乎天而天助之也。由天以推人。而人之所以助人主者又安在。以一念信於理而極誠無妄。自孚乎人而人助之也。卽人之所助。益見天之所助。而知天之祐人。非無故也。今大有上九下從六五。是信不特在心而且見於履。順不特在事而且篤於思。而又以此履而思者。崇尚乎賢士。真大君信順之極。滿而不溢者也。克當天之所助。亦克當寄命者之所助矣。助在而祐有不在者乎。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憂世覺民之意。固無窮也。本欲宣之於言。以載之於書。而見於天下萬世也。但書有盡而不能盡其言。言又有盡而不能盡其意。然則聖人之意將終無可以自見乎。非也。聖人之意總不外於天地萬物之理。而此理總不外於陰陽之兩端。於是出獨智而立一奇畫以象陽。立一偶畫以象陰。則凡天人變化之靡窮者。悉包涵於其中。而終日言之不能罄者。可悉會其意於不言之表矣。是象之無不盡。卽聖人之意無不盡也。由是卽此象。因重之。設爲六十四卦。其間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邪正淑

慝之分無不辨別在此。聖人胸中所知天下之情偽，不已盡乎？
 情偽盡而意盡於卦矣。卽此象發揮之而繫彖爻之辭，則稽實
 待虛，隨他甚樣事都說了。隨他甚樣人之可用者都說了。非若
 他書所言通於此而滯於彼者也不有以盡言乎？言盡而意盡
 於言矣。夫盡情偽盡言其意，將以盡利也。又卽象之妙於趨時
 者，制爲七八九六之變，而可以通行之無礙，則趨避以明利用
 出入變通在一時一時之利也。變通在萬世萬世之利也。利盡
 而聖人導利於民之意，不其盡乎？又卽此象變通之內，默妙鼓
 舞之機，令利於趨者躍然以趨，而不知誰爲趨也。令利於避者
 踴然以避，而不知誰爲避也。咸用之神亦在天下萬世矣。神盡
 而聖人盡利之意，使民神而化之者，不其盡乎？夫由設卦繫辭
 以至於變通鼓舞，孰非象之所該，由盡情偽盡言以至於盡利
 盡神，孰非意之所注。信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意終無不可見
 矣。

此節重意字象以始初二畫言情偽者，循性而動曰情，拂性而
 動曰偽也。變通者變之所適，有可行者曰通，盡利言此變通盡
 事爲之宜，盡古今之便，非謂人變通於事而有吉利也。鼓舞不
 在變通之外，曰鼓舞者使其變通之趨於不倦耳。盡神不在盡
 利之外，曰盡神者言其盡利之
 出於自然耳。句句着聖人說。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駁則無以見
 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夫聖人何以立象而意便盡耶。蓋聖人所欲示人者，易也。惟有

乾坤二畫則陰陽變化包涵無窮其殆易之緼耶何也乾以奇象陽而成列於左坤以偶象陰而成列於右則對待之中自涵流行之用陽雖未化而所以化陰者已立於此陰雖未變而所以變陽者已立於此卦自此設辭自此繫而變通鼓舞亦從此出矣乾坤非易之緼而何設若乾坤毀而不成列則何以爲變化而易不可見矣夫易惟可見乃見乾坤之不息既無易了而乾坤之行變化者不幾於滅息乎哉然乾坤必不可息易必不可無乾坤之成列則以乾坤爲易之緼也此立象之不可已也

上節立象蓋意只說得箇大槩而象之所以立與意之所以盡處尚未昭晰故復提乾坤爲易之緼二節以申釋之此節只解立象二字見天地人物千變萬化俱不出於陰陽之變而惟乾坤二畫涵而蓄之此象之所以不可不立也乾坤成列二句是

正解緼字下二句特反言以決之兩箇乾坤字定指所立之象四箇易字定俱指變化言毋惑異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夫易之緼既不外乾坤之象則凡聖人所以盡意者孰有出於乾坤之象之中哉是故乾坤之象其在卦爻者皆形也形一耳但自其形之不即於形者看來則爲上是陰陽之宰也至精至粹非道而何自其形之未離於形者觀之則爲下是陰陽之質也有方有體非器而何蓋道乃器之所以爲器而器即載夫道者耳一形而道器貫焉乃知是象也舉天地間之無形有形渾然俱該括其中而變通事業不從此而得之乎故尸策陰陽中

此又是發上乾坤之緼以明意之所以盡也形上二句總是一言形之妙上下道器俱分不得如可分則立象象字亦有分乎一節句句根陰陽說俱

是易之所
有屬聖人
邊看此謂
之以作易
言後存乎
以用易言

本有自然之化。聖人因而裁之。陰化趨陽則裁之爲九與七。陽化趨陰則裁之爲六與八。所謂陰變陽陽變陰者此也。非變而何。變之所值爻象中自有當行之理。推此而見之。日用所謂吉趨凶避坦然由之。而無礙者此也。非通而何。由是舉此變通之法。措之天下。使天下之民皆知如此。而化裁如此。而推行則疑者。決怠者勉。而所以成事定業者。不在是乎。是曰道。曰器。一乾坤之象。運其精。而殺其質也。而設卦繫辭胥此矣。意之所以盡情。僞而盡言也。曰變通。曰事業。一乾坤之象。衍其機。而致其用也。而變通鼓舞胥此矣。意之所以盡利而盡神也。信乎一象立。而意無不盡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是故夫象
四字併見
字當玩味
方得起下
文之旨

夫聖人作易。固立象以盡意矣。然其所以立象。非無見也。是故夫所謂象者。聖人蓋有見於天下之賾。莫非道也。而思以闡發其精蘊。乃擬諸其形容。以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而情僞之所。以盡於卦者。此耳。又因有見於天下之動。莫非道也。而思以晰發其時宜。乃觀會通。以行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而言之所以盡於辭者。此耳。蓋緣意以起。見緣見以立。卦辭則聖人盡意之教。真妙於形上之道。而不局於形下之器矣。用

易者可毋得意而忘象乎。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夫象像天下之賾是賾具於卦矣爻效天下之動是動具於辭矣故用易者欲極天下之賾而於巨細精粗無所不盡者則存乎聖人所立之卦觀於畫之純雜而事物無窮之情便究極之而無隱矣欲鼓天下之動而於趨事之心無少倦怠者則存乎聖人所繫之辭玩其辭則典禮既明趨避自勇自鼓舞之而不倦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夫有卦爻則有卦爻陰陽之化求卦之時因其化而裁之爲七八九六則存乎易之變蓋變乃聖人之所裁陰陽老少皆因變生循此變之自然者而七八九六始有所分矣使無是變何以爲化裁之地乎極數之後因卦爻所著之理而推之於日用云爲之際則存乎易之通蓋通乃聖人之所制趨避事業皆由通著循此通之盡利者而日用云爲各得其當矣向無是通何以得推行之術乎用易至此其於卦爻中變通亦既明矣然而未神也乃若運用乎變顯設其通不假化裁推行之迹自然神融而明徹之則存乎其人苟非其人而悟超形上安有此神明之妙乎而神明未易言也必其幽然靜深之內變通之理完具不

虧更未嘗擬議其變之何如。通之何如。而自孚合之無間也。是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稱神而明之者也。則存乎德行之人焉。
 耳。平日造理精純履事員熟易之變通已先得之深矣。故一用
 易之際而自成自信其神明不測有如此也。得意忘象之事豈
 可以尋常人求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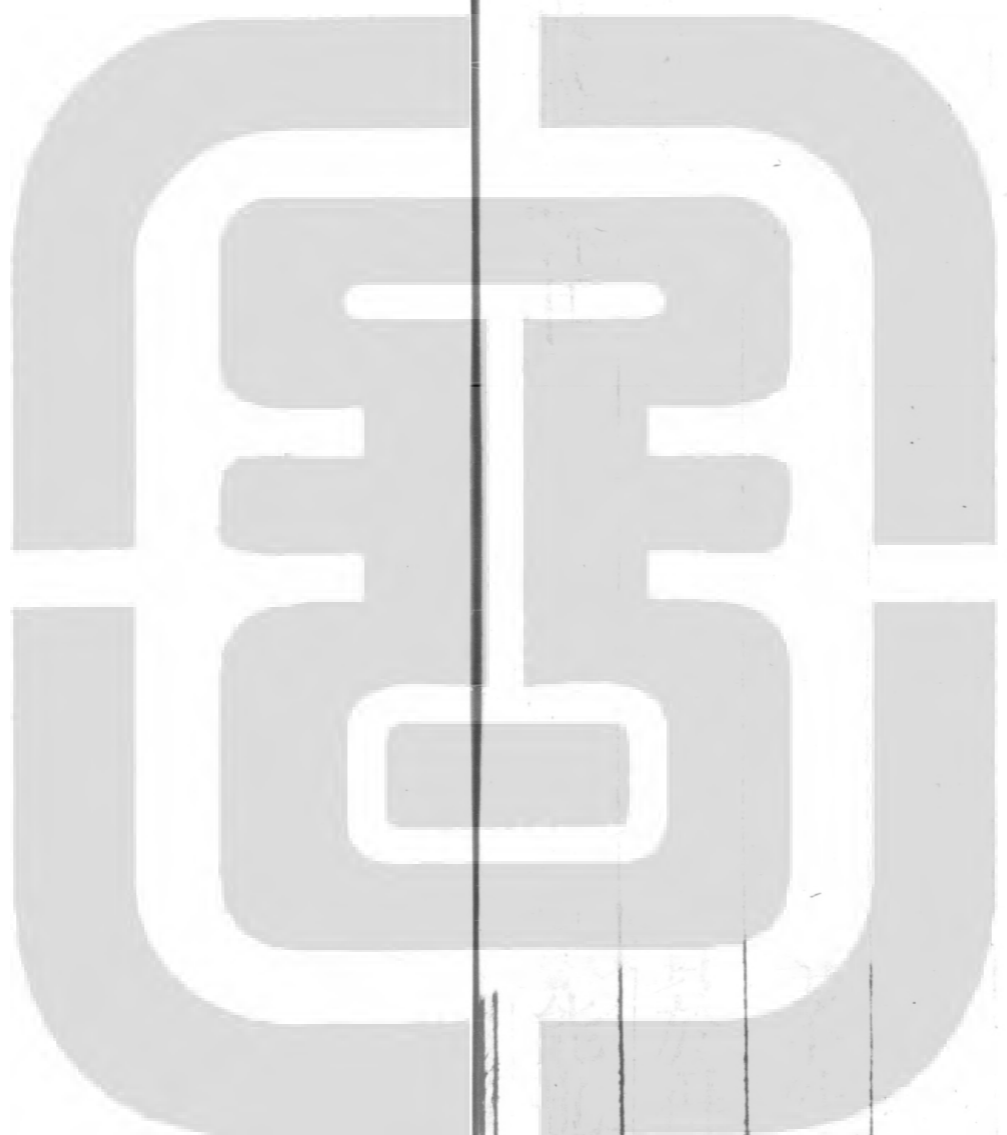
此與上節總是用易而歸重在神明五句。神明二字不分。重在
 神字默成二句。亦不必以身心對說。本文口氣自見。亦重在默
 與不言上。正見其為神也。默者玄默成者渾成不言者
 不講求信者自孚契也。德行重德字。行字輕。本義了了。

通章重一意字。前三節言聖人作易之事不外立象以盡意而
 以乾坤二節申之後三節言用易之事貴於得意而忘象而以
 極贖四句引起之作易用易皆非聖人不能也。以作易用易之

妙總歸於一神耳

右第十二章

新鐫易經家訓卷之五畢



五象以盡
 意而心象
 以用

